佛母般泥洹經

宋沙門慧簡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維耶離國行在獼
猴水邊拘羅曷講堂上大愛道比丘
尼者即從佛母也時在維耶離國與
安隂鐽五百人俱皆是應真獲六通
四達神足變化年耆德尊神曜巍巍
其精舍在王園所度无量深入普智
定觀世尊逮阿難鶖鷺子大目乾連
所度已畢將欲滅度曰吾不忍見世
尊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覺及諸
應真泥曰吾當先息還乎本無矣佛
一切智具照其然即告阿難大愛道今
日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泥曰欲
先滅度阿難聞教即稽首言今聞尊
命四體委墮心塞智索不識四方之名
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種
慧種定種解脫種度知見種若四意
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
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
七日大后薨母慈至有大弘恩在佛
所耳世尊歎曰真如汝言母於吾誠

若

宋 [illegible]

有哺乳重恩之恵吾亦有難筭之恩
在母所也由吾明獲帰命佛帰命法
帰命聖衆自帰習盡道寘滅明盛无
疑於三尊吉習盡道道眼明盡解結
解獲無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
入正真帰佛帰法帰乎聖衆自帰習
盡道者受道弟子盡天下名弥訖其
年壽供養經師萬未塞一帰命三尊
恩過須弥弟子由斉子也是故阿難
吾有重恩於大愛道所其為无量也
於時大愛道與除饉女五百人倶到
佛所皆頭面著佛足退叉手立大愛
道白佛言吾不忍覩佛及諸應真滅
度欲先泥曰佛嘿可之大愛道以手
摩佛足曰吾免覩如来應儀正真道
寂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三界明自令
不復覩之矣五百除饉女陳辞如上
佛亦可之也為說身患生死憂悲苦
不如意癡之難無欲清淨空不願無
相滅度之安若干淨品諸女除饉莫
不歡喜繞佛三帀稽首而去還乎精
舎布五百座皆各就坐大愛道現神足
德自坐没地從東方来在虚空中化

佛母般泥洹經　第二張　若

去地一樹轉昇七樹經行虛空中作
坐作卧上身出水下身出火下身出
水上身出火又没地中飛東方来没
法如前八方上下来放大光明以照
諸寘中人上曜諸天五百除饉變化
俱然同時泥曰
佛告賢者阿難汝明旦入城到耶游
理家所告之曰佛母及五百者年除
饉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
麻油香花樟栴梓事各五百貢叕正
音當以供養所以然者斯諸除饉皆
六通四達獲空不願无相淨定令得
泥曰為諸佛所歎一時之供養其福
無數阿難稽首于地惻然敬諾平旦
入城至理家門告守門者曰入云吾
来門人入如事云理家時在高觀與
樂人相娱聞阿難来心怖毛竪即下
觀疾出五體投地以手著足長跪而
曰賢者
阿難今来甚早斯事非恒將以何故
阿難如佛教具為理家說之理家聞
之即擗身于地挽哀而云吾等豈有
非佛弟子不肖之行而為除饉所棄

矣長逝无為而無遺教乎嗟喃重曰
賢者阿難自維耶梨精舍都為空寂
王道四街不復覩神通女除饉如彼
盛德行于國道國道為空其痛何甚
乎阿難荅曰佛說乹巛雖為長久始
必有終盛者有衰恩愛當離覩異
欲永者尋行受報三界無常其如幻
夢古来非常苦身之患其禍無量而
愚者不見可謂瞢矣生求不死會畢
不離者終不可得也上賢覩佛經奥
解四非常如盲得視精進勤行可免
重苦矣阿難引若干要說以釋理家
結理家心解即喜阿難復至諸梵志
理家所時其衆在講堂有異議即告之
曰佛勸諸賢者作五百人葬具所以
然者佛母并五百女除饉皆已滅度梵
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擗地椎心搣
髮宛轉哀號云當奈何吾等孤露將
復誰恃乎阿難又說三界是幻都為
非常身為苦器痛所聚唯泥曰安
故三尊歸之也理家心解稽首足下
阿難還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
即具葬具馳詣精舍時園門閉理家

使人緣入開門欲入講堂有女沙弥
二人一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
滿港告理家曰吾師坐禪今得寂定
慎无擾也荅曰師已滅度不為定也
沙弥聞之擗身絶息有頃乃穌哀號
而曰誰當復誨吾等聖訓絶吾者衆
也理家覩之莫不舉哀哀畢告沙弥
曰佛本說經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世
榮難保唯道可久但當建志進取應
真滅三界苦捐俗哀心也理家閉維
畢奉舍利詣佛所佛告鶖鷺子汝東
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
六智道神已足者皆來赴斯所以然
者佛母逮諸除饉女五百人今皆善
逝宜當會四方俱然於是四方各二
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佛
起至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從皆就
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
阿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
以兩手受之告諸比丘斯衆舍利今
是穢身凶愚怠慕輕心疾轉婬始陰
誹敗道壞德為亂作先之類令母捉
女人兇愚之穢為大夫行獲應真道還

佛母般泥洹經 第十張 [illegible]

霊本無淨過虛空行高無盖何其健哉佛告諸比丘及理家衆共為母及諸應真女興廟僉曰唯然於是天人鬼龍興廟立刹華香作樂繞廟三帀哀者震國詣佛敬信輒說生死為苦三界無安以釋来者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母般泥洹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母般泥洹經　第六張　若